

木匠手记

如何
更真实地

生活

〔美〕尼娜·麦克劳林◎著
杰西赵◎译

木匠手记

如何
更真实地
生活

[美] 尼娜·麦克劳林◎著 杰西赵◎译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木匠手记 / (美) 尼娜·麦克劳林著; 杰西赵译.
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108-6942-6

I. ①木… II. ①尼… ②杰… III. ①散文集—美国
—现代 IV. ① 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83194 号

Copyright 2015 © Nina Maclaughlin

First published as a Norton paperback, 2016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.W.Norton & Company, Inc.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8-1126

木匠手记

作 者	(美) 尼娜·麦克劳林 著 杰西赵 译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荣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7.75
字 数	11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6942-6
定 价	45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序言 变形记

我们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子？这个问题时常在我脑海中回荡。

如果工作了一段时间后——比如七年——才想明白这个问题，要怎样去重建自己的生活呢？在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中，众神是主宰变化的主体，他们不断地“赋予又夺走物体的外形”，人类被变成猫头鹰、熊、马、蝾螈、石头、鸟和树。但那毕竟是神话，在生活中没有神灵指引我们，也没有变形咒语，我们怎样才能变成不同以往的自己呢？

大学毕业后我进入记者行业，在屏幕前工作了七年之后，我渴望做些能够带来有成果的工作。对我来说，“做办公桌”比“坐办公桌”更让我兴奋。

我以前是个记者。现在，我是个木匠。

这种变形就好像厨房翻新一样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一通猛击，快刀斩乱麻，接近尾声的时候又放慢速度，精雕细琢。

在《变形记》中，凡人被众神变形的原因不外乎惩罚与挽救。而我从记者变成木匠，既不是惩罚也不是挽救。这是始料未及的转变，也是我对自己的一次重塑。

我现在的老板玛丽是一个木匠，她引领我入了行。我一次又一次地观察，看着一个东西变成了另一样东西——木板变成了书架或者桌子，这些变化真的很微妙，让我着迷。对于一个人而言，是否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不同的模样呢？正如奥维德所言：“自出发起，我们就注定开始重塑，一个东西变成与从前不同的模样。”

这本书讲述了我从记者变形为木匠的故事，其中充满恐惧、痛苦、磨炼，也有惊喜、温馨、成长，现在的我很幸福。

目录

第一章

卷尺：

带来严峻挑战的
第一个工具

> 001

木匠格言

01. 重复性的任务、毫无意义的时间堆叠累积咀嚼了你的灵魂，爬进你大脑的缝隙之中。

02. 我渴望离开屏幕，离开这间互联网的回音室。我想要和现实关联更多的东西。

03. “做办公桌”比“坐办公桌”更让我兴奋。

04. 每一块瓷砖都有自己的位置。

05. 观察一个知道如何使用工具的人，感受操作工具时的技巧和漫不经心是非常令人着迷的事。

06. 我一次又一次地观察，看着一个东西变成了另一样东西——木板变成了书架或者桌子，这些变化真的很微妙，让我着迷。

第二章

锤子：

你永远不知道
你会找到什么

> 035

木匠格言

07. 锤子如此简单，种类却又如此之多。不过是一块铁插在一根木头的一端，但变化无穷。

08. 一般来说，每隔十六英寸就能找到一根立柱。虽然有几百万个理由可以不这么做，但这就是规矩。

09. 在开始的阶段，木匠的工作就好像是让我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。

10. 你并不糟糕，你只是需要上百次的练习。

11. 我们的骨头知道下一级台阶应该在哪里——重要的是台阶能够不负所望。

12. 成为你做的工作。

第三章

螺丝刀：

静物的任性

> 077

木匠格言

13. 对于木匠活而言，没有退格键，没有撤销键。

14. 最重要的事情是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。

15. 很大一部分木匠活就是找出弥补错误的办法。

16. 技术、耐心、力量、即便这些都具备了，还是不能保证成功。

17. 墙壁带来的持久、力量和控制感是在我意料之外的，但我却格外喜欢。

18. 当你的手指抚摸着一块原木、一把木制搅拌勺或一块楼梯扶手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来自自然的颤动，来自熟悉事物的温度，以及“它属于土地”的微弱哼鸣。

第四章

夹钳：

压力的必要性

> 113

木匠格言

19. 你做得越多，能做完的就越多。

20. 我所需要的就是肌肉、耐心，以及势在必得的意念。

21. 仅仅需要一点努力，木头就可以变得如此柔软。

22. 一开始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这里有了橱柜。

23. 工作刚开始的时候经常会有我们预料不到的东西，这和木匠接受的训练和专业技能几乎毫无关系。

24. 两次测量，一次切割。当我们开始第一步的时候，要做好计划，要测量精确，要避免浪费时间、金钱和材料。

第五章

锯子：

知道在什么地方用力

> 141

木匠格言

25. 生活比一块 2×4 的木板更加宽容。

26. 要柔和，要慢，不要用蛮力又撕又拉。

27. 让材料告诉你它们想要的处理方式。

28. 数字是一回事儿，木头的弯曲和运动又是另一回事儿。

29. 肉一上来少炒一会儿，木头一上来少切一点。

30. 每一种电锯都有自己独特的音高。

第六章

水平尺：

调整，调整，
不断地调整

> 197

木匠格言

31. 用心去倾听，用物理学知识、工具和耐心完成工作。

32. 不再害怕进度缓慢，明年总会如期而至。

33. 不断尝试，把事情做得更好，把事情做对。

34. 第一个孔就是第一次犯错误的机会。

35. 就算你的灵魂在某一刻是平衡的，也没办法保证下一刻依旧平衡。

36. 写作和木工都需要耐性和练习，两者都要围绕把某些事情弄对、弄好去反复思考。

后记 > 229



第×一×章

卷尺

带来严峻挑战的第一个工具

每一次测量都有意义，
每一次切割都有意义。
它是重复的，的确如
此，但它并不无聊。

木 | 匠 | 格 | 言

01. 重复性的任务、毫无意义的时间堆叠累积咀嚼了你的灵魂，爬进你大脑的缝隙之中。

02. 我渴望离开屏幕，离开这间互联网的回音室。我想要和现实关联更多的东西。

03. “做办公桌”比“坐办公桌”更让我兴奋。

04. 每一块瓷砖都有自己的位置。

05. 观察一个知道如何使用工具的人，感受操作工具时的技巧和漫不经心是非常令人着迷的事。

06. 我一次又一次地观察，看着一个东西变成了另一样东西——木板变成了书架或者桌子，这些变化真的很微妙，让我着迷。

升职后依然不开心

有七年的时间，我每天都要步行经过哈佛大桥。早晨经过时，太阳在我左肩的位置；傍晚时，能看到夕阳映红整片天空。

我太喜欢这座桥了，喜欢它向前延伸的样子，它是查尔斯河上跨度最长的一座桥。

1958年，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兄弟会的准会员奥利弗·斯穆特测量了这座桥。他是男生里身材最矮小的，其他会员们让他翻着跟头滚过整座大桥，用他头顶到脚尖的距离丈量了大桥的长度，结果是364.4“斯穆特”，即659.82米。之后，每隔一年兄弟会的会员们就会重新粉刷一遍人行道上的标记，每10“斯穆特”一个标记。20世纪80年代，这座桥进行了翻修，人行道的石板沿用了“斯穆特”这一长度单位。离开兄弟会后，奥利弗·斯穆特继续为测量事业做着贡献。为了纪念斯穆特作为计量单位诞生50周年，桥下竖了一块牌匾，上面注明：奥利弗此后执掌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。

从我在剑桥的公寓到波士顿的报社办公室总共3英里，这座桥是必经之

路。在天气和时令合适的时候，尤其是交完稿的日子，在回家的路上能看到粉色的晚霞，一条一条铺满天空，其他那些城市里冷清昏暗的时间，灯光就变得尤其重要，街灯、车前灯、琥珀一样的车尾灯，闪闪烁烁，照亮前方的路。河水波光粼粼，流经上游的剑桥，在波士顿这座城市下流淌。有时能看到月亮。有时有几颗星星。桥上的风吹得更为猛烈。游客会递给我相机，让我帮他们以河水和天际线为背景拍照。我要躲避人行道上慢跑的人和自行车道上骑行的人。

过桥的时候我基本都是只身一人，有时候是醉了，有几次还哭着，有一次被一个不怎么喜欢的人亲了一下。过桥的这段路是大脑用来摆渡的时刻——早晨通往办公桌、噪音和钥匙碰撞的哗哗声，通往点击、采访、故事思路的忙碌，晚上则是远离办公桌，通往家和宁静，通往小酒吧，通往不必交谈、不必思考、不必精明、不必点击鼠标的休闲。

我踱过大桥，冬日里的寒风吹红我的脸颊，夏日里，汗水浸湿我的衣背。我走到报社的办公桌前，这里是我从大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的地方。一开始我负责做目录，就是把全城每一场音乐会、行列舞、艺术展览、喜剧表演、诗歌朗诵比赛、电影放映的时间都录入庞大的数据库当中，每周如此。我报道过廉价的萨尔瓦多餐厅，采访过大卫·科波菲尔，为艺术色情集体写过侧写，为纪录片电影写过影评，报道过关于贞操的会议，也写过有关波士顿的书籍、作者和文学场景的文章。最后我终于升了职，成为网站的总编辑，也就是说，我的工作就是保证每个故事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。这意味着很多次的点击。

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中，我都十分热爱这份工作。我喜欢它的节奏、它的忙碌和间歇，喜欢办公室的大部分人，喜欢大家在截稿日之前所有疯狂的码字、所有的观点和扯淡。听着有故事的作者打来的电话，我们收集稿件、交付印刷、出版发行——新闻编辑部是让人充满快感的地方。我很骄傲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，这是何其幸运的事情啊。每天都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，聪明的疯子围着你讲故事，所有人都创造着一种有历史的东西，都致力于大篇幅、探究性、有针对性的新闻，他们是波士顿最有能量的一群艺术评论家。

和我坐在一起的是一群怪人，他们中有的机智犀利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，从不把衬衣塞到裤子里；有的宛如流浪汉，在成为记者之前居无定所；也有的在那些“让世界变得更美好”、曝光不公平现象的新闻；他们就坐在办公桌前，像着了魔一样又专注、又暴躁地工作，直到被你拖进酒吧里，才会和你聊起他们是怎么追“感恩而死”这个乐队的。

执行编辑是一个脾气暴躁却慷慨善良的愤青，他帮助创立了这份报纸，坚定地相信着报纸的力量和必要性。

美术编辑的记性好得像百科全书，他会咒骂着挥舞着拳头，在工位隔间的地板上摔着书，他的标准总是高得别人难以企及。

专栏作家来自遭受过沉重打击的布洛克顿镇，她每周都在专栏里写一写这个城市最奇怪的人，我觉得这可能是全世界最酷的工作了。在我印象中她要比我高出一头，但是不久前见她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俩几乎差不多高了。我着实吃了一惊，有一瞬间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得了某种缩骨病。

这些人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。

我一直不能相信自己曾经是多么幸运。每次被问到“你是做什么的”的时候，我都会很骄傲地回答。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，直到有一天事情发生了改变。

和读者交流变成了和网站用户在线对话，只是噼里啪啦地打字，网站运营的责任就是在运营中注入“年轻”和“相关性”，抓住广告商的钱袋子，维持报纸的发行。

所有形式的工作都有无聊之处，就像斯塔德·特科尔在《工作》中所写，工作就是“一种暴力——无论对灵魂还是对身体”，即便是我们热爱、为之感到骄傲的工作。重复性的任务、毫无意义的时间堆叠累积侵蚀了你的灵魂，爬进你大脑的缝隙之中。

很多年来，我大部分清醒的时刻都是在电脑屏幕前点击着按钮度过的。如今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笨蛋，我存在的唯一物理事实就是我的肉体坐在办公桌前，而我的灵魂就像威化饼干一样在腐烂。情况在一天天变糟，好像曾经舒适的一件衬衣，穿起来既好看又熟悉，但它开始变紧了，扼住颈部，裹在肩膀上。

我脑袋里的沟槽好像变得平滑了，慢慢变得毫无生趣，逐渐变得懒散不堪。在努力的氛围里，越来越难以发现乐趣。我最喜欢的同事们开始去别的地方做其他的工作。

屏幕有一种压迫人的力量，而我和其他人一样，被文章和图片还有互联网的新闻和噪音吸引着。比起通过电话交谈，我更愿意发电子邮件。我有一些只在网上认识的朋友，除了互联网，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让人